

我与翼明浩明兄弟

■李 昂

我有两位兄弟般的同乡,他俩又恰是同胞兄弟——唐翼明与唐浩明。

我与唐翼明的友谊从少儿时起,今已近70载;而跟唐浩明第一次晤面却是在1983年,我43岁、他36岁的时候。说起我同他们兄弟俩的交往,还颇有点戏剧性。

1953年夏,我在衡阳县金溪乡高小毕业,因为交不起上中学的费用,辍学随父到离家20里开外的竹山冲造纸坊给人打工。一年后,回校补习一个来月功课,以便参加初中升学考试,于是插入了唐翼明这个班。

我与翼明两家相距不到4里。他在班里年龄最小,个头也较矮,坐在教室第一排。圆圆的脸蛋上两个甜甜的酒窝,笑起来很逗人喜爱。我发现他每堂课大抵听上十几分钟,就去看他的书了。厚厚的书本搁在课桌里,隔几天就换一本。而每回老师提问,他却总能快速准确作答,老师们也就为他开了“绿灯”。

随后便知道,他那位曾任蓝山县县长的父亲偕同母亲于1949年去了台湾。3岁的弟弟浩明过继给市二中理发的校工邓师傅做养子;7岁的他和5岁的妹妹回到老家由伯父抚养。伯父“土改”中划为地主成份,“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”。不久他妹妹病亡,他则替人放牛糊口。

因为都爱好文学,我和翼明很快成了好友。暑假里,我邀他到家里作客。白天一道干些农活,或上山扯小笋、采蘑菇,下河摸石螺、网鱼虾;晚上共灯而读,抵榻而眠。其时翼明患有头癣,我母亲用艾叶、老茶叶、金银花等熬水,替他一熏一洗,不过半月,居然痊愈。

1954年秋,我俩一同考取湖南私立新民中学(衡阳县六中前身)。虽然编在相邻的两班,课余常在一起。寒暑假他住衡阳城里亲戚家,而把一学期来获得的小山似的各种奖状、奖品一古脑儿塞给我,让我带给他伯父的儿女,他的堂姐堂弟们。那神情,令人想起把自己的金质奖章拿给孩子们玩去的居里夫人。

初中三年,翼明看上去心情不错,母亲按时给他寄钱。但有一回,我见他眼圈红了,像是哭过。我知道,这决不是因为纪

律或学习上的什么事情。究竟为何,他又不说。直到12年后的1967年,已回母校任教的我,与当年翼明的班主任卢达仁老师一起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关进“黑屋”,在一个秋雨淅沥的漫漫长夜,卢老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。那回,县里来了两位公安,在同学们上课时,把他叫到男生寝室,用特种技术打开了翼明床下小木箱的铜锁,像要搜查什么“罪证”。然而翻来复去只搜去一方祖传的砚台……我这才恍悟翼明当初哭脸的原委。

1957年初中毕业,我考取了衡山二中,翼明则去武汉表姐那儿报考了武昌实验中学。嗣后一直保持联系。次年元旦,他寄我的印着新建的武汉长江大桥的贺年片,我珍存了许多年。高中毕业前夕,他来信说,因为父亲的“海外关系”,他上不了大学了,实验中学愿意破格留他当俄语教师。而我则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,1960年以衡阳地区高考文科第二名的成绩,而被发配到一所初创的师范专科学校。

我于1968年秋被遣送故乡“劳动改造”。1974年春回校任教后,曾向武昌实验中学先后投寄二函,未得回音。翼明是定然不在学校任教了,他去了哪里?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;莫非我的遭遇,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?

光阴荏苒。1983年秋,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稿。一天下午,来了一位身高一米七多,国字脸上挂着微笑的中年人。“你就是孝友兄?”他问。我一时纳闷,在省城文化教育界,认识我的都只知道李昂的笔名,谁能叫出我的本名?遂问:“你是?”他却卖了个关子:“家乡人,你猜!”我立时就想起唐翼明。但翼明是圆脸,这位是国字脸,而眉宇间的神情却极相似。于是我笃定叫了一声:“浩明!”两双手便紧紧握在一起。

原来,浩明1965年从市二中毕业后,本来志在中文系的他,因为考虑自己的社会关系,改为报考录取保险系数相对较大的理科专业。从河海大学水利专业毕业后,分配在衡阳地区水利局。“文革”后恢复大学招生,他又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古典文学专业,去年到岳麓书社工作。听说我来出版社了,他特地来接我去他家作客。

我们边走边聊。我这才知道,翼明在“文革”中也受到打击,三进“牛棚”。1978年初

冬,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班;1981年毕业后,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,攻读硕士、博士。

当日,浩明的夫人不在家,他自己下厨做菜。一面把他编辑的《古代散文选》《古代诗歌选》等书签名赠我。一看版权页,责任编辑署的都是“邓云生”。听说他父亲汇了一笔钱给邓师傅,要求让浩明恢复本来的姓名,而浩明并没有这样做——直到养父母都去世以后,他才把“邓云生”改为“唐浩明”。即此一端,亦可见浩明是何等重情重义之人了。

不多时,饭菜上桌。浩明的厨艺不错,冬笋炒牛肉、油炸花生、蘑菇蛋汤,都是家乡口味。连米酒也是用家乡的甘泉酿成。谈话间自然就提到他的工作,他正负责整理《曾国藩全集》。

因了同浩明的这次见面,我与翼明长期中断的联系得以恢复。回衡不久,我即收到翼明的长信,并他的《魏晋清谈》《玄学与文学》《江海人生》等著作,我也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他。

翼明从哥大毕业后,因为陪侍父母,先后到台北文化大学、政治大学任教。退休后定居武汉,担任武汉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。此后,我们常有书信、电话联系,亦时有诗词唱和。

回头再说浩明,他的三卷本《曾国藩》出版后,当即给我寄来一套,签名盖章,工工整整。随后,同为三卷本的《杨度》《张之洞》也于出书后第一时间寄来。浩明初任湖南省作协主席时,我正任衡阳市教育局副局长,全市中学生文学社团活动如火如荼,市八中的成章文学社通过我聘请唐浩明担任顾问。他不但欣然接受了聘书,为其社刊题名,并为学生开设文学讲座,修改习作。一片殷勤扶植之心,没有半点名家“架子”……

我常想,翼明兄弟的功成名就,固然取决于他们的天资与勤奋,而尤其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分不开。如今,翼明兄弟都已逾古稀之年。浩明已辞去岳麓书社总编、省作协主席诸多头衔,只保留一个“岳麓书社首席编辑”称呼;而饮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学史专家唐翼明,仍为华中师大教授。教授,编辑,兄弟俩都还在做传承人类文明的工作生命不息、劳作不止,这是多么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!

青青园中葵

■蔡 英

古文之美,美于音韵,美于意境,更美于简凝。每当读到《长歌行》的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”时,只觉心中大畅:清晨,阳光轻轻洒落,园中的葵菜亭亭玉立,露珠在朝阳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泽。我脚下这片土地啊,因这灿烂的阳光,温润的雨露,万物都闪耀着生命的光辉,到处生机盎然、欣欣向荣。寥寥数语,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晨翠绿图。

你也许认为,这承接着阳光雨露的是向日葵吧。其实,向日葵原产北美,明朝时期才引进,因苗叶大多毛,有几分“葵”的样子,所以也得了个葵字。而青青园中的“葵”,是一种蔬菜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“五菜”,即葵、藿、薤、葱、韭,其中以葵为首。一直到元代,王桢在《农书》中还将葵呼为“百菜之主”。葵,便是家乡人所叫的“冬苋菜”,应为“冬寒菜”,因苋与寒音同,所以误之久矣。葵一年可多次播种,分为春葵、秋葵、冬葵,冬种春生的那茬最好吃,细嫩滑润。

冬苋菜是老家冬春时节的家常菜。寒风阵阵,冬苋菜从地面拱出来,一寸寸生长着,只到满地长遍绿芽。那片绿色俏生生的极显眼,是冬天枯黄背景中的一抹亮色。这绿又是质朴的,即使在寡冬也丝毫不轻佻,只让你笃定不慌。是啊,有了它们,整个冬天都有了鲜嫩的食蔬,肚子饱了,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冬苋菜的茎叶碧绿,叶脉上却染紫色。叶子是圆圆的扇面形,像个小小的巴掌,覆着一层细细的茸毛,很是好看。越是天寒,那巴掌也愈厚实,紫从脉络里长出来,是经冬的喜气。风霜雨雪,它都撑着巴掌承接接着,没有退缩没有畏惧,怪不得古人也唤冬苋菜为“承露”,多美多贴切。长到尺来高的时候,就可以摘菜了,嫩尖尖地掐了,阔大的叶,细长的柄,肥实的茎。自家的菜干净,清水里过几遍,水灵灵的,简直要活泼泼笑出声儿来。

冬日里的蔬菜都带着霜雪的清气,极清香甘甜。我极喜欢冬苋菜的梗子,切成细细的段,与豆豉辣椒同炒。绿油油的嫩菜梗,鲜红的辣椒圈,黑色的浏阳豆豉,看着就清爽可人。吃起来呢,脆生生的嘎吱嘎吱响,又香又辣。邻家伯伯极喜欢饮些小酒,下雪的日子,往往叫伯母炒上一盘猪耳朵,一碟冬苋菜梗子,再喊父亲过去。两个石匠边喝边聊,筷子挟住几段梗子往嘴里送,吃得额头直冒汗。这情景,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动人的:山中雪,杯中酒,盘中葵。

当年在乡镇工作时,冬日的晚餐往往有道冬苋菜火锅——中午客餐剩下的肘子或排骨加清水,在煤炉上慢慢煮。待到汤开了,放进还滴着水的冬苋菜。冬苋菜经不得煮,即下即捞,吃到嘴里才清香软滑。大家围坐炉边,一面煮一面加小菜,喝酒的抿两口小酒。这时,外面寒风乱吼,碎了的玻璃用木板挡着,刮得呼呼乱响。厨房里却格外温暖,明亮的灯光下,煤炉的火蓝盈盈的,脚边还盘着两只肥猫,冬苋菜的清香溢得满满的。

记得白居易有一首古风专写烹葵,“贫厨何所有,炊稻烹秋葵。红粒香复软,绿英滑且肥”。懂得人生的人,粗茶淡饭也能过出滋味来。

冬日窗花(外一首)

■胡剑英

风这弹匠
将大朵白云
和诗人的遐想
弹成雪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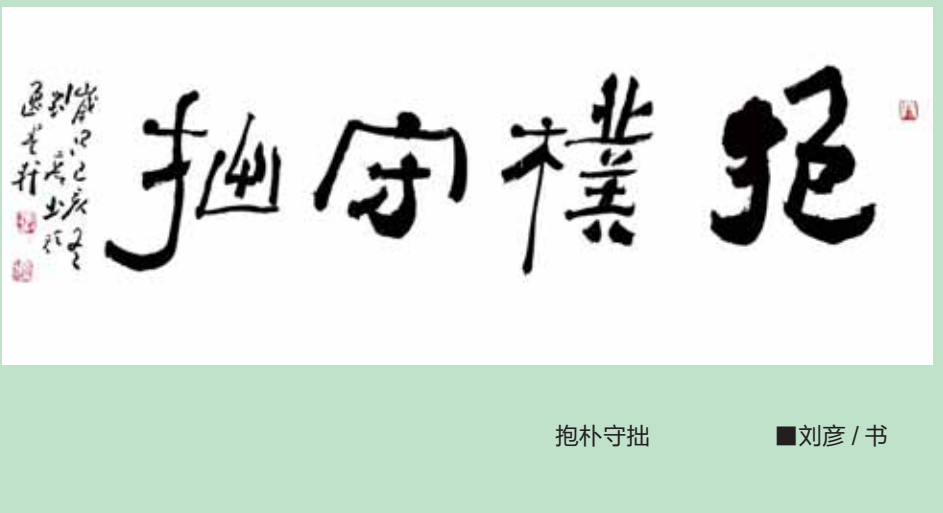
期盼
在老妈妈的剪刀下
闪耀
在擦得透明的窗玻璃上
开花

山村犬吠
就要唱响
团聚的序曲
摆动的剪刀手
剪出老妈妈的笑脸

小雪人

薄薄的雪
收集起来
只能做个小孩子
准备的纽扣眼睛
显得有点大

妈妈,傍晚你牵我回家
小雪人,谁管他
泪水会淹没他



抱朴守拙

■刘彦/书

清平乐·挂职皮山(外一首)

■释 然

东风乍起,草木惊霜气。
七里芙蓉红欲醉,时节不嫌雪水。
龙泓洗砚催诗,新来眼底无奇。
忽报山中梅绽,归蜂野蝶纷飞。

七律·赴任皮山

万里劲风吹客衣,孤城落日照征机。
关河迢递雁初度,江海苍茫人未归。
白发自怜双鬓改,青山谁与一心违。
故园松菊应无恙,独对冰轮思绪飞。

新岁寄怀

■周新铭

玉鼠无情生冠魔,
金牛奋力治沉痾。
一轮红日当天照,
百业高标铆钉梭。
乡县振兴传喜讯,
疫苗问世壮山河。
但听新岁雷声雨,
惊退寒冬拂绿波。